

如  
此  
回  
本



中外出版社印行

美 O.T. Tolischus

雷未風譯

如  
此  
日  
本

中外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倫初版

中長出圖書社

原著者 美 O. T. Tolischus

譯者 曹未風

發行人 孫伏園

印 刷 者 潤華印書館

曹未風

Supposition, T.O.

中 外 出 版 社 發 行  
重慶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所行發分  
重慶林森路聯營書店  
成都祠堂街聯營書店  
西安南院門聯營書店

## 著者原序

一般人都認為日本人是神祕，不可測的，詭密的，不可解的人民，他們的心理活動不可知，他們的感情反應不可測，他們的行為不可預知。這有相當的真實，因為日本人的確是與世界上的其它人民不同。可是並不是完全不能解釋的。世界上的一般人士所以還不甚瞭解他們的主要緣故，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是因為他們並未真正他們，曾有許多本關於日本的書籍出版，其作用大部是描寫日本與解釋日本也有些頗為正確，可是它們無例外的都從西方人的觀點出發，以致其結果的謎，反而益增其不可解的特徵。

最正確的表現還是一個國家自己的言行。而日本這個國家在這一方面，在某方面，他們還是言之不已的，他們一直都在抱怨世界人士不肯聽他們瞭解他們的真意」。這一本書正是打算令日本人自己發言，自己申訴其真意，說明其一切政治，感情及宗教表現戰後的真象。這本書的目的在企圖說明日本人民

意識形體及其所以對美作戰的原故。在這方面，日本人的面目與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裏是一樣逼真的。

（續）一木橋和吳洋範合日本人吉田建言、自占中稱其  
計某大商、出門數是舊文不占相、出門一而前此恐苗界人士不肯聽  
景五謂相處感甚是山西志自占相言。通日本政局圖卷五表  
本相稱。又而益覺其不可信也。

（續）一木橋和吳洋範重人內興謂出達、惠姪其論「不則失其裏  
附、曾亦昔走本關對日本的書報出過、其皆用大膽其辭真日本與戰事日本  
近斷不甚相識附出的主要聯繫、五經來將參文商、是因欲聯門庭未真不  
人相識是與世界土的其官人見不見。伊具並不忘安小不的輕相。世宗  
禮不可取、出門相過常知不可取也。重吾也者無不可取也。重吾也者無  
一幾人相過矣日本人另是聯繩、不可曉也。我審頃、不可輕由人見。  
（續）一木橋和吳洋範

## 卷之三

意識形態及其所以對美作戰的原故。在這方面，日本人的面目與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奮鬥裏是一樣迥異的。

（續）「我所見到的日本人，都是好言、好出主意的一類人。」  
「某大商，財源甚廣，多不見面，惟有一箇老頭，此老頭是士人，不苟言笑，一不愛五端相處，或淡漠無光澤，或有神氣，如「逐雲閒客」者，或富於神秘感，如「山中隱士」者。

本西獨，又而益覺其不苟言笑。

（續）「我所見到的日本人，多不苟言笑，以無其事。」  
「曾有書叟水闌對日本齒音蕭瑟，其帶用大聲之而慕日本與中國相似，以謂中國人不甚熟識變音齒生或難知，不經考察尋求亦難。長門縣守門神志良，人謂歸是與世界之初其音人耳不長。更長者音短，人不能辨其音也。吾來日本，種不可曉，則即始追尋又恐不可曉，則從前考證不可復取。雖令賦詩，亦無可考。因之日本一號人皆稱爲日本人，只以國籍，不以種族，或謂之「國人」，或謂之「臣民」，

## 第六章

## 如此日本目次

- |         |   |
|---------|---|
| 日本的作戰目的 | 一 |
| 又一個優等民族 | 二 |
| 天皇      | 三 |
| 世界皇帝    | 四 |
| 昭和的作用   | 五 |
| 征服世界的計劃 | 六 |
| 日本偽戰    | 七 |
| 膚色口號    | 八 |
| 日本的反猶運動 | 九 |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日本的外變

八三

日本的外變

八九四

日本的外變

九六正

英國的自命承繼人

一正三

中國是日本的禁臠

一一九

重建原始文化

一一六正

俄國的謎

一五二

戰勢與表

一三九二

日本皇軍指揮目錄

一五一

大利。事實還不論。日本戰艦、潛航機與雷擊機等在這場戰爭中，已遭受重創，而中國人民一躍而為實業上富有的人民，其資本額雖無確切數字，但實則已非同尋常。

戰爭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事，戰爭的災禍也不是晴天中的霹靂。太平洋戰事的醞釀時期，遠始於第一次大戰結束之日，而珍珠港的偷襲在一九〇四年日人偷襲旅順時，已經創立了先例。雖然如此，雖然有許多人不停的警告這即來的危機，而美國與英國還是於不備中受到攻擊，其損失之重，需多年苦戰與犧牲無數性命才能補償。

這種事實的原因有許多，但其中二者却特別顯著。第一個是和平、文明而民主的人民始終不能改變其逍遙自在的心理，倔強的不肯相信那些冷酷、陰謀與殘酷的人們成天在夢想征服世界，把人類的生命看做帝王的賭注，因為這個，一直到戰爭爆發以前英美人士還認為德日的軍人階級祇是野心有限度的人們，可以滿足於部份的獲勝，肯聽從和平的呼籲，或者畏懼經濟的封鎖。第二個是西方人自欺的優越感，因而犯了嚴重的低估日本力量的錯誤。其結果便是珍珠港的慘禍，及新加坡與菲律賓的失陷。

有些人認為這次戰爭的教訓總令我們比以前聰明了一些，在對於希特勒及納粹方面，我們是的。那長期的教育方式，戰爭期間的殘酷罪行，都已令我們熟知了納粹黨人

日本怕外埠日地

的目的及方法，現在無論如何嚴厲的脅懲德國，以防止「條頓民族的復仇心」之再起，都是被人承認的。當然手段，而對於日本方面，却不如此，一般人民對於「日本民族的目的及方法還是自相矛盾的含混不清，即使許多專家都鑽在專家的洞穴裏，一祇見一木而不見樹林」。事實上，這些專家竟在力圖分別德、日兩個民族，替日本遮掩，以幫助他們謀取較好的和平條件。

人之所以，我們美國人今日最重要的工作便當是確知日本的目的及其達成，該種目的的計劃。<sup>本</sup>這種知識的最好來源自是日本的本身。日本與納粹黨人一樣，在宣示其用心時從不甘落後。他們同德國人一樣也遵循着兩條路線——一條是官方的，以婉轉的語調要求有限的權利以混淆世人聽聞，然後把對方個個擊破；另一條則是說明其真正心事的宣傳路線。宣傳路線所以成爲真路線的原因是因為獨裁政府如果打算實現其野心，非得到全民的擁護不可。這樣祇是煽動一時，絕無效果，一定要把全部人民的最深的“感情、信念、幻想、偏見及野心都煽動起來，才能夠產生團結、組織及意向一致的效果”。因為在獨裁國家裏，一切相反的言論都成爲「危險思想」被肅除淨盡，所以這種思想動員就變成了政治上的一個存在實體——宣傳家本人也變成了其宣傳路線的囚犯，即使想「退却或者改變方向，也有所不能。日本知道，祇有說真話的宣傳才是最有力的宣傳，所以日本的官方

路線雖然有時出以妥協姿勢以欺哄各國政府，而在國內，爲了求得有力的效果起見，它有時不得不說些真話。在戰爭爆發以後，日本的真面目更不折不扣的顯現出來了。

因為日本的國民性，這些真正目的在日本人民心上比在德國人民心上所發生的作用更大，更趨於瘋狂。他們一心一意的想着長達百年的戰爭，以摧毀歐美文明，消滅全部的白種人，然後以日本爲中心，建立世界帝國。這個計劃日本人誇口說在一九三一年已經開始，以征服滿洲爲起點。他們雖然在最初階段可以同德義合作，而在一日後這兩個國家還是要由他支配的。滿洲之後便是征服中國，然後踏平英美以驅逐障礙。這個計劃雖然有些近於瘋癲，而且日本軍人，政客及智識份子，甚至還有那些「自由主義者」及「紳士階級」都予以擁護。日本的人民也都如瘋似狂的迷信着這個，情願爲「神聖」的國策，送死。現在就來看日本自己的說詞吧。當實圖海納，整個的世界。該是何等的壯觀！  
全世界由一個民族統治，日本不會出現。歷史遺傳王室，即實圖國文也。

日本式的和平

東京議定，一九一八年四月廿

開學節

京都帝國大學小牧實繁教授，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東京  
平。當今廣播

日本是世界的一個中心。全世界應為日本的中心而奮鬥。

日本的作戰目的

日本是世界的基石與軸心。全世界應該以日本為中心團結起來。沒有團結就沒有和平。當全世界團結在一個國家的領導之下時，永久的和平時期就開始了。而日本便是那領導的國家。

日本友誼平

東京雜誌，一九一八年四月份

在全世界都由一個政府統治時，和平才會出現，現在的世界正在一同着那個方向前進。世界最後一個階段一定是由一個強國征服了整個的世界。這最可能征服世界的國家是哪一個呢？一定是一個愛國心最強，創造帝國的意志最旺盛，最有犧牲一切的國家。日本帝國，根據它的光榮歷史與傳統，絕不能自暴自棄邁上天指定的責任。雖然這些還只平治顯一郎男爵，內相，告各區行政長官詞，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聯軍侵入這次戰爭已經演變為歷史上空前戰爭。日本民族有兩個使命必當完成：一個是穩定東亞，另一個是創造世界新秩序。」這最時刻可以回憶聯合軍，日本、日支軍、中國軍、白俄人、東京廣播，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聯合軍對日本人發口號，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日本的目的是要令這地球在太陽系裏佔有它適當的位置，同時令世界各國依其強弱及價值的大小在這世界上各居其適當的位置。人是心土氣血聯繫人與心土，德性生而生用，音節不覺不歸其真義。吾鄉軍對我曰：「日本始興而日復不復，不吐而膾熟，出來了。」

創辦報紙首創出之安田委員以被列名國通報。而第兩內、以下亦得育代而效果甚良。它

## 一個戰爭

末次喜正海軍大將，在日本周刊所發表的文章，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美對東亞的戰爭與歐洲戰爭不是一個戰爭。而日本一僅有日本一國却握着最後解決這世界糾紛的鎖鑰。這正是日本的遠想及歷史的任務。戰爭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物資的佔有；戰爭乃是一件冒險事業。企圖基於經濟擴張，日本東文田此合，第九期八、日本與荷蘭、本共兩大心事，由吾政府欲求和平，與吾共謀一方案。日本與日本是戰爭禍首，日本以重擊世界以求自存，擾害英美。

摘自中英日戰爭，著者近藤茂，東京出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當我們考慮這些問題時，我們豈能不承認一切全是日本的推動大力？在遙遠的東方，先使亞洲半島的情勢急動，然後歐洲，然後全世界都隨着轉動？現代世界裏的唯一真正有力的因素乃是日本。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之後才有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之後才有納粹黨人出現於德國，接着是阿比西尼亞的被吞併，西班牙內戰，及萊茵河區的重整軍備，在中日戰爭之後才有捷克的被佔，奧匈的政變，阿爾巴尼亞的被佔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斯言當，請示青潤外省等級聯繫。

日本新聞社社長高石興五郎，在日本今日與明日所發表的文章，一九四〇年。

日本帝國實爲改組世界的主導者。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本就向高麗奮進，今日清實日本實爲一預言者，指示着新時代的黎明即將到來——全世界的重建。日本乃促成國聯敗亡的先驅。若不是日本操縱國聯的無能與無用，則日本便不能重整軍備，收復失地，使事態發展至如此明顯地步，而英法利亦絕不能利用其良好之機緣而在過去數年間重建其古代羅馬帝國。日本是日據華北、華東、一九三一年世界大戰。凡一事變，必動亞洲半島，然更何論，猶若全世界潛藏舊弊，更升世界寒山計一與納粹黨人及法西斯黨人握手，豈非不為一時之急日本的民族大業。本道書即東

日本時代之建設，著者中村文東京出版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日本納粹黨人及法西斯黨人因日本以重建世界的使命自誓，對抗英美，與統治世界各國家之後，才共同決心改造由各強盜國家所造成的世界舊秩序。它們與日本合作推翻歐美世界秩序，以企圖建設新歐洲，而日本乃東方文明的合法繼承人，日本自然當以極大力量推翻歐美勢力之基礎，以重建東亞爲重建世界之根基。由此觀之，歐美世界之崩潰實爲不能避免之事實。日本一舉首日本一國一狀，善舉必報，尤

未次十五精軍大捷，茲日本固此得勝矣。文章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二日

一編

辯論。

摧毀英美日人且不啻輕如鴻毛。而上級不曉未受中級的味平，及榮次郎、丹波達也分中立。英美方面京都帝國大學小牧教授，東京廣播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二十七日  
建設世界和平以反映吾天皇之力量及光輝實為必要……英美素有輕蔑之意，即此一  
點，亦當使英美消滅。（英美）（註：深澤文藏題。）華盛頓議定會開始於，其時更不論  
外相重光葵在議會中之預算委員會報告，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

日本的作戰目的乃解放亞洲及摧毀英美。（註：美國說家味平、賴標。）

外相谷正之廣播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註：英國）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至白鶴非自英美屈膝，戰爭永不停止。除非把美國消滅，真正的大東亞勢力圈便無從建  
立。所以摧毀敵人的工作當以最堅決的意志進行。

日本『獨裁者』與聯合會，富國強兵一百年奪取英美。

百年戰爭。

日本百年戰爭宣言，執筆人高島辰彦中佐，東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八  
年。解決中國事變之時必將促成歷史性的世界大轉變。所以，我特要求全民團結，誓忠  
天皇的皇道性的帝國鐵道。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必需歷經二世紀之功始能完成。所以  
我們今日便在從事一百年戰爭，以恢復世界之皇道，我們現在當竭盡一切國力，充滿明  
誠，此。

日本的作戰目的

日本帝國的祕密乃人類歷史中之最崇高的現象，舉世無雙，並在全世界進行全民戰爭，堅固的樹立其機構，不可一日或忘使其穩固的抵於成事之日。——  
戰訊發佈局局長大平英雄大佐，在新加坡勝利紀念大會，一九四一年二月  
百零四日。

日本已堅決決定，與德義合作，奮鬥進行一百年戰爭以摧毀英美。

立。祖國難道人亡工事當忍盡喪失而忘志哉。

至白宮制定和平條件

日本海軍總司令本五十六濟軍上將的函件。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身在瑞華盛頓白宮之廳室中，向美國指定和平條款。

聯隊長平出英夫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及三月中的廣播詞六月十五日

除非我們追逐它們（英美）至世界之盡頭，在華盛頓指定我們的條件，我們便不能完成太東亞戰爭之目的。吾天皇文武量氣大戰實錄必要……英美素有神貢之意，但出一英美的前前途祇布兩條路，消滅與投降，其它便別無出路。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日  
對我人民不當輕於滿足。他們絕不能接受中途的和平，以免遺後世無數年代中之悔恨。

除非我們能進展至大西洋之西岸，予美國的國都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的任務便未完

成。

我願聲明我日本天皇之海軍願在紐約港中舉行勝利的檢閱式。是有什麼苟為比在紐

約的港中舉行檢閱及堂皇駛入倫敦更為輝煌而光榮？那時才是偉大的勝利的最高峰。

擴展無限

日本兩國專為同盟軍中華人民軍事委員會平野洋由同盟國軍事委員會

日本二十二日

X

美圖書局立在世界的門坎上著者仇乾石（筆名）

出版一九四一年六月

我們所力求征服的版圖當遠在新加坡之外——當伸張至雅典及馬達加斯卡島。無論敵人為英為美，都不相干。日本不當自封於太平洋上，不當如此胆怯而近視，自甘於侷促於西太平洋之北部，它既自知其國防無雙，且熱誠希望建立世界之永久和平。

大佐栗原悅藏，海軍報道部長，皇軍司令部，海軍節檢司，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日本海相鳥田繁太郎海軍大臣，在日本廣知日報。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

我們現在從事於一種使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計劃。我們將建設一種新秩序的基礎。

日本的作戰目的

九